

近思錄集解

三之五

			五	漢
		一	二	書
		〇	六	門
四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五	五		漢
函	二		書
一	六		
〇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63	
冊數	4 ( 2 )		
函號	298	15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淺草文庫

近思錄

卷之三

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致知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先後為序讀書之法而論為學之規模次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大用則可推

近思錄

卷之三

七十八條

以觀吏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  
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  
序而周官之  
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  
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知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  
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  
理而識其是非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  
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  
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

子不貴也

文集下同○時中謂有時而中

非明理之致

矣說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  
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  
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  
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  
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

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

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

時有之本注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

約見髣髴爾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

能無差乎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

曰自當條暢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

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

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

所貴從容厭飲而自得嘗有人言比因學

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

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固學

而致心疾者遺書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

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

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

效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

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

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

薄迥然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

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

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

忠信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

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

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

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

為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乎如子所言是

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固有

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

行者安能持久

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

而勉強以為忠

信其能久乎 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

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

見理明則

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

未盡臨事布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

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過矣

某年二十時解

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

少時自別

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

乃能真知而亦不徒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

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

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書講

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

亦於書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

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  
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  
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  
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  
物曰格至也格物  
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  
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  
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  
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  
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  
極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  
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  
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  
博者却要盡窮  
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  
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  
累貫通之  
說爲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  
通微也人心  
虛靈本然明德致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  
思窮理久自通微  
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

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知致

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

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

進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及求諸身否曰不

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

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求諸身

則是以物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

我為二致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

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

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

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

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

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



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  
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  
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  
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  
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  
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  
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  
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  
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  
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  
不序漸進

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  
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  
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  
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  
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難又曰  
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  
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  
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不  
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  
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姦為  
姦見理未明自不  
能無疑雖得於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  
人言亦未必信

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  
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  
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  
之所由與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  
皆可識矣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  
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且學者知有未至  
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若欲委之  
已則怪異不必攻辯將自識破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  
疑智為物

昏交來無間率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

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懷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

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

為聞因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

已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

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  
談性天而實非領  
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頗深沈一作方有造非淺易

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

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若只入深去看方有得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

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違仁

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

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象

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

於舊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

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

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

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博

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三今考此

卷編緝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  
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  
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  
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  
書之法不當在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  
而添入心中  
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

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

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  
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

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  
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

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

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

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 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

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

可矣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  
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

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

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崎

乃失之鑿詩見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

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

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  
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母求飽居母  
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肯性天之言  
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

深遠而過 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

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

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

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

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

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

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

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

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



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  
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  
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  
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  
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  
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  
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

義與詩之義不同

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篇  
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

泥為  
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  
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  
箇不已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子曰者文中  
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  
最為盡  
易之道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  
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  
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

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

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窮其旨

足以蓋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

這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

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

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

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

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

他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

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

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

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論語見

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

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

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

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

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

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也 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

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

人便是不曾讀也 讀書之法但反諸已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

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

其如何作為乃有益 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

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已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外書○緊要謂綱領也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

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

不知其約書肆耳 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畜書之肆而已

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



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

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

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遺書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

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

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

學無以挈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

之論孟無以融會貫

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

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

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

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

矣物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

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

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

質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  
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  
書切已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  
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  
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  
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  
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而求  
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  
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  
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

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

為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

章句訓詁而已

論語孟子只刺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

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二

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刺只有些先儒錯

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外書下同

論語孟子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

好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

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

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淡洽

與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

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

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

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

皆是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魯

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

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

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

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子曰

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

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話有

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

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

○點掇猶沾綴拈掇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

使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

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  
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  
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  
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  
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  
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  
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

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  
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  
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  
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  
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  
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  
而未達天下而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

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

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  
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  
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  
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

也類是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

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

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所故

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也去古雖遠遺經

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

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

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

傳所以作也言以求其意也易有聖人

沿流而求源謂因

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

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尊尚之

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

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

吝厲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

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

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

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

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

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  
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不玩厭習也  
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  
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  
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  
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  
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至微者理也至  
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

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  
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

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

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  
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  
其實一也又曰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  
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故善學者求  
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  
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道  
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  
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  
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  
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

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  
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  
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  
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注云理無形也故  
因象以明理既見  
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  
象數在其中矣○張闕中見程氏門人錄  
象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  
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  
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  
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

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本  
務求其本而徒欲窮  
其末如京房郭  
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夫  
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  
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

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

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  
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  
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  
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

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

此是錄 卷之三



於止四五位據乎上  
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  
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  
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  
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  
內卦之中五者外  
卦之中皆中也三為內卦之上四為外卦  
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  
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  
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  
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  
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

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  
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  
三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  
慊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  
正者有時而失其中則隨時而  
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  
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  
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  
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  
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  
瑗字翼之號安

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及復往來上下之類復如復姤

賁无妻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

不合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元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

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

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

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已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

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

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

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

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為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

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悌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

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

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

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

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太聖人之資豈不能

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暨乎三王迭興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

人道備矣天運周矣

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重謂

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

開於丑人生於寅

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

建丑為地統夏正

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

矣夏尚聖王既不

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

道備矣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

古之跡亦私意妄

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

建亥為正道之悖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

知先王之道也

而

代

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

雖欲倣而為之亦

皆無所考證不遇用其

私意妄為而已子

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

更始秦至以亥月

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

勝周忠質文更尚

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

故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

近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

古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

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也

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

經世之大法所以承

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

而無差繆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

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

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而人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入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

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為據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

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  
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  
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  
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  
辭與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  
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  
或功未就而予或乘未著而奪或尊而退  
之或早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  
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  
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  
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  
一時之輕重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  
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

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  
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  
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夫  
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政謂此爾  
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  
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  
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  
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  
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  
造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  
與

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  
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  
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  
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  
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  
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  
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道無非用

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  
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  
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  
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  
切著明者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

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  
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  
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律令者立法以應事  
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

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

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

窮理為要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為一事故

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

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

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中庸春秋

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之權春秋以何為準無

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

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

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

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

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不躬乎胼

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

失乎時中矣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



在人自看如何

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

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鵬

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

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

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

也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

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

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

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

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

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

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

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

以後無此議論

外書又云范祖禹字淳夫嘗與伊

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編今

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

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

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

知哉

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

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

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得也

周建六官而天官象

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

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

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

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

釋氏錙銖

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

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

體用不相涉也如此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

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

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

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

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

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

之志

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

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

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

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

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

其志詩人情性温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

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

義則無難也

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畏開是大

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

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

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曾如何看

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

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

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

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

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

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上自是放不

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

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

曰橫渠作正象時或夜裏嘿坐所以觀書

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

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

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

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三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  
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  
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  
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  
列乎二者之間也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  
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  
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  
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  
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  
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  
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  
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一者純一  
而不雜也湛然無

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  
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  
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  
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  
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  
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  
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  
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

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

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  
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  
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  
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

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順卦傳威儀見於容貌行義著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

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順卦象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

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

七以載鼎實鬯秬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七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良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耳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耳

朱子曰即非禮勿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

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

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行其

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

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

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匿禮不接心術惰慢邪

僻之氣不設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

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



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已兩忘內外  
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  
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徒事問辨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

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

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

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

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

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

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

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近思錄 卷之四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  
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  
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  
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  
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  
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  
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

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

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邢怨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

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随分限應之雖不

中不遠矣體猶體幹全體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

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

聖人元無二語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

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  
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  
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  
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心  
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  
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  
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

也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  
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身之所行自無差  
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  
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  
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為之亦以太以敬  
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  
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  
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  
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  
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為恭而  
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

不安也私為恭者作意以為恭而非其公  
 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  
 筵設几之文蓋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  
 自然安順之理  
 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  
 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謂矯  
 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  
 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  
 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  
 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

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

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如此者只是德

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

及德盛而不孤則宵中無滯礙左右逢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

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

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

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也馬司  
承真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  
嘗著論入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  
按程子又曰有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之心乃是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  
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  
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  
心把捉越不定著意把捉則心已  
為之動故愈差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

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  
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林  
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  
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  
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  
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戢字天  
棋欲強絕  
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  
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  
家不自作主却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  
請別人來作主

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  
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  
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  
賢必不害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  
苟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首亦與皆非自  
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  
只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

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

出於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

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

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

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竄殛舜何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預哉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

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懌至則人無不感遇事誠實懌至則人無不感遇事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曾中躁擾詐識此意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也胖安舒也仲弓

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

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

道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  
 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乎  
 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  
 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  
 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取龜龍在宮召  
 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  
 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  
 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心專則  
 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  
 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  
 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  
 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  
 而見其效何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  
 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  
 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常存則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  
 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

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朱子曰學常提醒此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常提醒此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

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慾若以敬直內則

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曰敬

以直內而不日以敬直內蓋有意於以之

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較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

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

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

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

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

則純是天然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

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

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

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

了當得天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已未能

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雖為

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

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

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

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

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

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

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

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

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

則亦無可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

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

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

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  
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鑠操之  
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  
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  
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  
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  
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  
主乎一  
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  
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  
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  
理自明○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  
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  
而何只管人靜心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  
邪思則心固一矣然心既主一有以一為  
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  
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  
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而外整齊  
肅則心自  
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  
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  
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  
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  
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  
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  
敬云敬則  
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  
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  
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  
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  
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  
屏其知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  
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  
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  
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

來奪之

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林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

主則實鬼闖其室

○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

主于中外邪不能入

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

則謂之實

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主敬

則自不為所謂敬者主心之謂敬所謂一

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心之義不且

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

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主一無適者心常主

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無他適也蓋

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

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

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

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無適者是持守得

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

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于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  
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入之道不  
是但嘿然無言孳孳者塵塵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  
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  
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  
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

拘迫則難久

盤曲曰箕踞跣曰踞箕踞乃

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  
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  
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  
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  
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  
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  
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

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  
般蘇軾字纔發便謂之不可謂之中也季明張  
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  
倚故謂之中一念纔又問呂學士言當求  
生便屬已發之和矣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名言存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也呂學士與叔

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又問學者  
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  
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  
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不容著力  
而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  
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  
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  
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



向空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  
寂了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  
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  
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  
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  
復者動之端也故天或曰莫是於動上求  
地之心於此可見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  
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

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  
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  
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  
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  
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  
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  
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  
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或曰先生  
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

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盥推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躬嘗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

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

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

與應事皆要求一心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則非誠於學

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

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

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

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

顛倒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

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

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

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人心須

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

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

放去也任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

用而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持其志

持其志無暴其氣持其志

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

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

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

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

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

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

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

徇欲為深恥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

天理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

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以養養知莫過於寡

欲二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

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心專而靜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不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

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

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

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

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

近錄

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  
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  
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  
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猶人之安  
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  
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  
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  
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  
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  
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  
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  
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己不違乎仁

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已  
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  
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  
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  
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

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  
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  
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  
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  
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  
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入生  
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  
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  
○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  
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  
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  
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  
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  
遂作不同其  
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  
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  
正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  
明易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  
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  
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  
鑒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

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  
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  
非于已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  
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卦彖辭  
動靜各有  
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  
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  
無所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  
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閔  
閉礙也言  
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  
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閔昏塞而不虛靜  
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又實體  
於已然後能  
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

近思錄

卷之四

二六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  
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  
其克治之力也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

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

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重乾相繼故九

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  
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  
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  
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



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  
 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  
 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  
 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  
 合而言之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  
 其字亦是莫字通書○動而得則吉失  
 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  
 而已動可不慎乎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  
 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  
 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

○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  
 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  
 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  
 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  
 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  
 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  
 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  
 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  
 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  
 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

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  
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  
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  
夫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  
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  
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  
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  
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有聽之之心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  
之有心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  
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  
虛靈

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  
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  
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  
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  
動容周旋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  
中禮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  
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  
邪存誠非禮勿聽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  
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  
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  
者知其所當止也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  
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  
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近思錄 卷之五 三

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  
名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  
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也躁輕肆也妄虛謬  
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繆則內專一矣  
樞廉曰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關射之中否  
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  
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  
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  
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  
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  
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動  
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

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  
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  
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明  
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  
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  
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  
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  
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  
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  
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傳曰陽  
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

近思錄 卷之五

者也是不遠而復也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

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

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

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

不至於悔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

幾乃無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

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未能不勉而中

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

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

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

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

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

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

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

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

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  
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剛進  
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  
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  
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  
所以真正之道為可吝也剛進之極有乖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  
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  
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

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  
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  
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  
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  
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  
廢者其末流則未勝本華勝質人欲勝天  
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  
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  
復天  
理耳  
夬九五曰覓陸夬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

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  
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  
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  
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  
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  
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  
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  
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  
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无咎然心有所  
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  
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

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彖傳允下坎上

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

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

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

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

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  
吝嗇則於用有不足此不正之節於行而為柔懦  
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  
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  
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  
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  
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  
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  
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  
難能然私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  
朱子曰克己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  
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  
耳若其本則著於  
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  
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  
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  
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  
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又至  
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又動其心也  
學以立志為本而  
後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齊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

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

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

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

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

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

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

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

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

增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

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

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

畏之有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

類當如是

類當如是

類當如是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慤已豈可

任職分已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已是捨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

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

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九德最好而卑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

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

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

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許簡大者或規矩

之不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彊

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

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有萬不齊其生人

也至有氣尊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

未至有滯於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

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可全矣

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

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是廢天職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

是廢天職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已貪吝

之意即是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

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

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

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

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

警省克治之功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

宜其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

後合天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

為悔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

既差即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

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

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

其進德也庸可既乎

是足為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  
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  
氣質變方是有功亦百世之師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  
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  
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彼說得粗了諸  
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  
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槩而觀之  
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

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  
心至虛至明喜怒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  
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  
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  
亦不可得而遷也  
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  
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  
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  
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  
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  
也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  
已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  
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

近思錄 卷之五 七

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  
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  
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  
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  
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  
他人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君子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  
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  
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

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  
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

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  
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  
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外書下同○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忤自然  
悅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欲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  
錄于此今看來  
直是恁地好

近思錄

卷之五

七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所謂人  
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  
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  
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  
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  
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  
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  
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

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  
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  
前方丈便向以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  
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為己之  
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  
叔慙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言耳說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  
見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  
自省蓋莫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  
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

道學錄 卷之五 十一

亦無非反己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

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

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

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湛而不動

也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

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

厭猶欲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

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

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害

為心害毋須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

粗矣成性者全其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

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

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

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

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是故徒善未必

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

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

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  
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

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  
人者皆非在我者

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  
盡心而不必名入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

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

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  
氣則心慮紛雜古人欲得朋友與

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

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語  
說○朋友

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  
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

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  
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

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  
慢二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

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  
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

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下者天理之公利欲  
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  
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  
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  
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學者當去輕  
傲之氣存恭  
謹之心剛行  
龜暴也其為  
人龜暴必不  
肯遜志務學  
而亦終不能  
深造于道子  
張氣貌高伉  
而無收斂誠  
實之意故曾  
子以為難與  
並為仁也蓋目者人之

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  
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  
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  
于目故目  
視高下而心  
之敬傲可見  
心柔者聽  
人之言必敬  
且信而不敢  
忽慢矣人之  
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  
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  
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  
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



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

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仲尼

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

則可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

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

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

以為進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

益之多詩大雅抑篇溫和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

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

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

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

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

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

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

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

近思錄 卷之五

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

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

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

道心日長矣

長矣

機立即文限不給不即文齊身限不給

身至死又於書為子限不給決而執執

不肯是不爾非帶齊又即初而

學問

近思錄卷之五

